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七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人部三

宋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諸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旣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

曾與三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

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鶩之歎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強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栁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

病也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黄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眞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

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絶交論眞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黄庭經紙是硏光下筆皆偏鋒結搆踈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眞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搆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

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賦直是取態而墓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頹然自放者也即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放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眞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

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令人學素書者
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疎脫亦且神氣索莫
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
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
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顰然拔山伸鐵
非一意疎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
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
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扢藴
奥悉中綮窾雖掊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泝
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軌也至於五
合五乖之論險絶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
藴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戸至
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
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眞永草庚𦘕
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擬高正臣之書

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懐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幸不幸哉

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誚叉手並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讃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風釆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

乏筋骨元康里巙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眞帖初見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三家遠甚而時帶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鮮于困學錢翼之巙巙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譟甚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枉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顰託於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哂之謂從門入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

往與屠緯眞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已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

古無眞正楷書即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　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

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搆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牘二通其筆鋒完勁絶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眞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摸倣而氣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

而稍偏王蹈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儓豐道生寔淳化之優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巙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郎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疎脫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吴興臧晋叔一意臨摹而時若生意之不足姑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巳之丰神華實相配筋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永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彛鼎篆刻或工或

拙或眞或贋皆不可知即其筆法篆文或繁或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意傳會强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微而眞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

以禿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百年間惟李陽氷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絶響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藪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疎矣唐陳惟玉李陽氷以篆顯者也嗣兹以降雖鐫石刻王世不乏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屨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石刻殘鈌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説文詞説遙起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仁善漢隸嘗爲余題積芳亭扁酷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

令　國家誥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宮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籍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摸範耳自後官二殿中書者皆習姜體

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今中書字體謂之胥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遒逕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眞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堊帚為書觀者如堵借其墨蹟今

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眞正楷法而風韻遒遠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眞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眞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焯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倣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煒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

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焞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焞余謂非焞罪也焞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鐫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　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礲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焞動遭排擊亦不幸矣
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鐫巳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永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子瞻晦

翁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晋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即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

合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絶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所見如莫廷韓黄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滿紙㶣晋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黄多有敗筆而晋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搆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濫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尸也若必點點畫

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眞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幾并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眞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眞僞不無混淆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

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饒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盌之閟勒之貞珉以布海寓書學廢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儓不知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旣久漸致亂眞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黃庭爲然矣　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苶不振僅足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眞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鐫之李陽氷書自篆自刻故知鐫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人作碑必挾善鐫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

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温恕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鈎廓塡上石而自鐫之毫釐不失筆意閣靑中有曾生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

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關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
劉瓌之南齊有蕭宣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趙
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
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眞蹟稀少
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
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
馬承禎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
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

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亾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況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聖教序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形管此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勑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即萬乘猶

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勑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者而誥勑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顔平原栁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用其它借名贋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書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幛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

雖聲價重於一時而恥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硬逮夫荊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寫生鬬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搬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二尺有五時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詫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挺

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荼鬱
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
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
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
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
求仇實父互倣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
龍眠山庄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

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穉子戲劇之狀備盡形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閣筆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即命爲曹韓韋見牛即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鷄鸂即命爲宣和見馬即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即命爲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夏昶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窻和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

者如吳小仙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時至沈啟南出而戴畫廢矣啟南遠師荆浩近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眞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莫廷韓歩趨大癡色相未化顧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

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

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麽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搆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輙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眞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兎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鏁諫葛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閎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竊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媟嫚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朏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鬬雞
斫膾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絶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傳至宋明帝

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澍雨繪事旣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傳授而致精絶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絶筆元末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黃筌父子畫
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蓋
江南之亾所藏畫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
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
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艮嶽所蓄
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
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

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靄之何尊師專畫猫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巳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没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閈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二家可謂切中世人

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録又復
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
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
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
家余謂今之紈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
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
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
看堆放㕑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
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

翁㦸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贗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　天府蟫蠹澌盡永辭人間二厄也㬥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駔貴賤懋遷纔有贏息即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榻笥𡨴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紈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

潢面目損失姧僞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國破家亡兵燹䆮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録反覆再三輙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費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況他人乎
觀宣和書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内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宫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絶代奇寶矣而

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𩀱
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
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
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
故事即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眞本也以
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
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幽風圖王
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

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纖嗇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籖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怪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欒城等皆非善書者

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　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

畫題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畫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隨意翻閱間即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廻即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目力藏則有蠹鱏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

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古帖米於二事皆留心者軒輕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鬬牛之竪尾也子路之木劒二蹟之㕦儋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宣廟嘆其工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魚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

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景耳宜乎譏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呌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

絶倒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

高麗日本畫皆精絶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廻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揖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

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尚畫人物故也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奇駭但不過俗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路人者政此輩也近来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

筆稍不俗其寫眞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巳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

筆今黄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如此姑蘇沈啟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　覲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舘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即日拂衣歸三事皆相類宜乎閻立本有厮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覩目爲之眩不知眞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
化之秘少陵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
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
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令之畫者動曰取態
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子墨則可耳必
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卜筮次之碁損閒心畫爲人
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茍精其理皆足成名而
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

竟無成皆同襪線令已一切勅斷惟录翰宿業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
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
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有鬬牛米元
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
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碍至
於海上之逐臭　之嗜足紈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

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漬鱁鮧崔鉉嗜新捻頭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翺母喜食雕胡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甲　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若淳于髠盧植蔡邕張華周顗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

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下動聲色者即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棨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與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

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蹡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罍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畧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甞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何論飯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

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
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康將軍乎近代搢紳中
如啖猪首一枚搢胡餅高至一節者往往見之
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
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嬲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
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
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鱠至數

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
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
王荊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
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
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
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
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
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

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窻無夕陽此詩殆為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

彀弩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泚至今鄉曲以為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捫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

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瘳不顧三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苟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

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東吳范　定

新都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七 終